六朝通鑑博議

二

在於北伐餘子碌碌又奚足責使五胡之於晉遂爲不
討之讎可不痛哉

石勒初窺江南紀瞻破之

孝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
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
春以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
勒軍中饑疲聞青軍至集衆議之張賓曰晉之
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

顯宗咸和七年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桓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

臣燾曰晉帝于南趙僭于北兩國相持盡力所爭者襄

十里耳吳能城而守之晉雖城之而不能守何也吳孫權初都武昌黃龍之初始遷建業命陸遜輔太子留鎮於鄂則建業武昌為吳東西二郡矣武昌在江南郗在江北相距一水之際吳嘗都武昌則郗不可不守晉不以武昌為都則郗非晉之所急也又陸遜戍郗之歲在魏齊王芳即位之二年當吳魏虎爭而芳以幼童涖事政出多門是不能抗遜堂堂之鋒矣至庾亮之鎮武昌則石虎方強有吞噬之志而亮以清談禦之其能免於

蜀據吳命忠義之將如祖豫州者付之外閫又何患中原之不能復乎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四

宋 李燾 撰

桓温復取壽春

五年六月桓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七月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

見前段

臣燾曰天下之兵非難用也患乎無釁之可乘天下之釁非難乘也患乎無人之可使故不得衛霍則漢不能誅匈奴不得李郭則唐不能討祿山令虎之亡諸子爭立誠夷狄之大釁也中原父老跂踵相望徯王師之至則相與扶攜而歸之使晉得賢將如衛青去病子儀光弼輩舉江南精銳之卒以與夷狄之衆一戰而決則晉之復興也必矣穆帝在乳褓豈眞有撥亂之志哉但以

臣燾曰晉之與五胡爭者吾中國之境土爾一傳國璽何足云哉方冉閔之亡而慕容儁之奮然燕魏交爭干戈不解蓋亦可圖之機也謝尚既遣其兵渡河而北矣僅得其傳國璽以歸君臣相賀遽有得色豈不為識者之笑耶晉之祖宗披荊棘蒙霜露寸攘尺取以創百年之業何啻此一璽乎璽之未歸而正朔相承衣冠所在四海之內皆仰於晉誠不待此一璽而後重也光武起兵至廣阿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若是而止得其一奈

何天下之未定光武之所恥也於是平蜀平齊平河北平關中而漢以中興憲宗即位之初披圖數貢亦慨然嘆曰天旣全與予有家予不能事事何以見郊廟則藩鎮之未服憲宗之所恥也於是平蜀平夏平淮西平山東而唐以中興使晉之君臣其心愧恥以五胡未滅為憂以境土未復為念枕戈甞膽不忘於襲讎則中興之功雖光武憲宗不能專其美矣

殷浩北伐會姚襄叛浩敗績於山桑

則又敗非晉之不能敵胡非南人之不可用於北惟其威令不振敗亡相尋兵未用而氣已索矣然五胡之於晉有戴天之讎詎可一日忘之耶為晉之計莫若內撫三流外撫淮甸次取巴蜀張吾形勢然後命忠勇之將專務養士以全其氣俟北人有釁則起而乘之晉可與而胡可滅矣惜乎晉之君臣不知計之出此故臣於浩之敗而併論焉

桓温伐秦至灞上

十年三月秦王健遣丞相雄淮南王生等帥衆五萬軍于嶢以拒桓温四月温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陣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温督衆力戰秦兵大敗轉戰而前直進至灞上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宅寇所乘襄不從桓温自江陵北伐八月温至
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温結陣而前親被甲督戰
襄衆大敗襄奔于洛陽温追襄不及襄後欲圖
關中帥衆伐秦兵敗為秦所殺
臣燾曰天下之事責之於其始不責之於其末桓温舉
兵北向洛陽討姚襄之罪而終不得襄之要領臣不以
此責温而責之於殷浩蓋姚弋仲之死顧謂襄曰今石
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

義之事則襄之來降固欲遵父之訓盡忠於晉室殷浩何至疑之以生其不義之心乎昔漢高祖之用韓彭英布其駕御英豪之術固未易言至於曹操之待人葢亦有可論者操之表封漢壽亭侯也非不知其無久留之意方其與張遼言則俾之吐情實之問以探其心待其既歸於劉則任之使去操又與袁術爭而呂布降于操操非不知布之必貳於術也方其與陳珪言則使之設養鷹之喻以安其意待其既通於

遂驚潰狼狽而歸

升平三年十月謝萬軍下蔡以激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托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

而不離愛而勉之則信而不疑雖死與死雖危與危士卒爭其命而敵人始不抗矣楚子之一言撫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吳起親吮士卒之疽士欲以死報之誠以將帥之職不可一日不撫其衆穆帝一用謝萬而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盡舉而棄於燕君不擇將將不撫士之過也西晉以浮虛而亡元帝之興不能痛懲其弊往往復用浮虛之人餘風相煽至於穆帝又委萬以方面之任可謂循覆車之轍而不悟矣四海分爭豺狼滿天下

左之偉人氣習所熏未能除去況其餘者哉光極之變
現華之變麻秋之變中原亦多故矣而不知有以圖之
亦足以見晉之無人也浮虛之風煽於天下而天下無
一可用之才故臣因桓温之言而併論晉之風俗

桓温伐燕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
以通運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温不從至枋頭
而敗

海西公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温領徐兗二州刺

史四月温帥步騎五萬自兖州伐燕六月温至
金鄉天旱水道絶温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
野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
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不若直趨鄴
城彼必望風逃潰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但恐
明公以此計輕鋭勝負難必則莫若頓兵河濟
控引漕運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
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恐於

雲退于箕谷此豈主帥之過哉而亮布所失於中外求箴規於羣下故民忘其敗師以復振若亮可謂有道者矣桓温晉之名將也平蜀平洛陽威震關中智可謂有餘矣而枋頭一敗何足為温之辱温若能引咎責躬秣馬厲兵以為後圖則今日之敗未必不為後日之勝何必深諱其過移罪它人以至顛沛豈非智有餘而道不足歟

秦取梁益又取彭城襄陽